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六十八回 賈探春祝府總喪事 王熙鳳夢裡說前因

話說夢玉們正說的高興，見廖大奶奶同著賈環、賈蘭進來請早安。海珠們瞧見，趕忙要去迴避。探春笑道：「都是自家手足，就見個面兒，這又何妨呢？」夢玉道：「真個的，盡著躲來躲去，也不是個事。」賈環等已到面前，探春指著眾人命賈環叔姪見禮。寶釵道：「你兩個先上去請安就下來，讓咱們去請安回話。」賈環點頭，進去請安。祝母同夫人們讓坐待茶，問了些閒話，叔姪散了下來。寶釵、探春、惜春、珍珠、修雲、巧姑娘、夢玉、梅春、海珠、掌珠、秋瑞、汝湘、九如、芳芸、紫簫一同上去請過早安，分班侍立。祝母東瞧西看，喜上眉梢，對柏夫人道：「咱們將賈大姐姐長遠留在這兒，總別讓他回去，探姑娘們一個也走不了，真是人世上再沒有咱們家這樣熱鬧。」王夫人答道：「姪媳也願意常在這兒，因到家未久，尚須整頓，等著明年再來，就長遠住下。」祝母點頭笑道：「忙過這幾天再說。」

桂夫人道：「剛才垂花門來回，後日請周太守點主，請翰林甄寶玉、員外李球珩兩個門生執筆■事。明日先設席奉請，並請陪祭■事之人。咱們內堂兩處■事陪祭各位太太們，也是明日奉請罷，請老太太示下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交給寶姑娘、探姑娘們趕著去辦。」寶釵連聲答應。梅秋琴道：「咱們都在這兒，請老太太點將。」祝母笑道：「少不得賈大姐姐是個將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姪媳不知道什麼，聽老太太吩咐差派。」祝母笑道：「後日除我不算外，你大妹妹、三妹妹領著秋瑞、芳芸、紫簫三個媳婦，珍珠、惜春兩個女兒在孝堂內回禮，不管賓客。二妹妹領著女兒修雲、媳婦海珠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娘兒們專司迎送，不管外事。請賈大姐姐、鄭姑太太、汪姨太太、顧姑太太、周姨太太、薛五孀子、江二姐姐、柏舅太太、石姑奶奶、曉亭太太、江村九太太，明卓二奶奶、五姑奶奶、七姑奶奶、九姑奶奶這幾位都在安和堂接待賓客。薛三奶奶、陸四嫂子、林舅太太、董七太太、金三太太、陶姑太太、莫姑太太、汪、顧、趙、張、朱幾家奶奶同本族的太太、奶奶們在怡安堂接待來客。留下莫老太太、竺、鞠兩親家在介壽堂，咱們老姐妹們看個牌兒，關上院子門，任什麼人兒也不見。其餘應派執事的丫頭、媳婦是怎麼派法，你們去辦，我全不管。」

秋琴笑道：「老太太真公道，不拘是誰都派差使，就將我一個棄出度外，並不提起，到那一天我只好架起雲，坐在半空裡，別擋著人家的道兒怪不好的。」祝母們都一齊好笑。王夫人道：

「我知道老太太派你總理喪事，你不等說話先自著急。」祝母笑道：「真個要你幫著探姑娘同寶姑娘相兼料理，方不誤事。」秋琴道：「我兩處照應陪客倒還使得，若說相兼辦事，那倒牽著不便。雖是兩邊熱鬧，但辦事總須畫一。依我說，自垂花門以內一切大小事務，盡托付探姑娘、寶姑娘姐妹兩個經理。」

執事各人，亦讓他們去派，不必分那邊這邊，凡是我家男女大小家人，俱聽其指使。四個姨娘都因身子不便，不必管事。今日就可交代，等喪事完畢之後，再照常辦事。」祝母笑道：

「你說的很有道理。就去垂花門吩咐，趕著兩處知會，有不聽兩位姑娘約束的，不拘是誰，立刻打了就擻。」柏夫人、桂夫人、石夫人都連聲答應，著人去垂花門傳話。探春、寶釵給老太太拜謝，同著眾人下來，去商議章程。祝府的太太、奶奶們倒落了個清閒自在，一概不管。

探春、寶釵兩人商議在瓶花閣作帳房，另立喪儀簿並各項帳簿。集瑞堂送過三千兩銀子，又錢二千兩，辦理喪事。垂花門送上姑娘、嫂子名冊。寶釵們擬了執事名單，謄寫兩張。一張交垂花門貼著，知會各處；一張貼在瓶花閣，俾各人遵辦。

眾人見那單上寫著：擬派：

如意、婉春、秋雲、金鳳，以上四人專管銀錢發放；芍藥、彩菱、宜春、翠翹、賓來、書帶，以上六人專管陳設、鋪墊、燭酒、茶葉、點心、果盒、燈彩；春燕、蘭生、雁書、江蘋、仙鳳、杏貴，以上六人專管兩邊上下筵席；

長生、三多、侍書、入畫，以上四人專收各樣祭品食物；白晉媳婦、黃開媳婦、洪觀媳婦、蔣應媳婦、以上四人專管靈前上香、奠酒；

餘芳媳婦、蔡定媳婦，以上二人專司啟幔；

趙升、王貴、張彬、馮裕等三十五家媳婦，專司值筵；王瑞、杜成、謝銘、劉貴、趙太、董升、錢桂、來順、孟升、邵成等十二家媳婦，專管各家跟隨姑娘、嫂子賞封、茶飯，並各堂添香換燭；

海棠、翠鳳、荷露、玉笛等三十六個閒散姑娘，專司遞茶。

以上派定各人，自開弔之日起，以及到塋安葬，均各司其事，一切領取物件俱用對牌驗發。

眾人看了名單，無不稱贊派的周到。只聽見背後一人笑道：

「尚有一件緊要差使倒不派人。」眾人回頭，見是彩鳳笑嘻嘻說道：「這樣熱鬧事，倒不派一個專管馬桶的。」眾人都覺好笑。入畫道：「諸位嫂子姐姐們都散去歇歇，明日五更俱到這裡伺候，見過面各司其事。」眾人點頭散去。外面是請甄寶玉總理喪務。所有帳房裡及一切執事家人、小子都是祝筠派定。

真是內外肅清。

次日，內外請客忙了一天。到了二十七請本府周太守題主，一切禮文、儀注，極其恭敬。這是祝府開喪第一天熱鬧。到二十八日五更天氣，兩宅內外一齊點上燈燭，眾家人、小子都到甄大爺辦事房外伺候。甄寶玉挨次查點，吩咐：「各執事辦事不許雜亂！」眾人齊聲答應，各去料理伺候。裡面的寶釵、探春坐在瓶花閣卷棚下，將單上派出的嫂子、姑娘也都按名點過，吩咐一番，各處辦理。其時天已黎明，內外趕著吃過點心。不多一會，男女弔喪者陸續而來。此刻瓶花閣前發對牌領東西者，紛紛不一。竺、鞠兩位太太同莫老太太陪祝母在介壽堂閒話。

梅秋琴東西兩宅照應。正是男親女眷十分熱鬧。那些各堂的姑娘、嫂子們，都因上回老太太生日失去東西，此番更外加意小心照應。寶釵、探春聽說內眷已來的不少，吩咐給發面牌伺候早面。長生、侍書們看收祭品堆滿一院，三多、入畫領著媽兒、丫頭將那祭品物件各歸其類。寶釵見諸事都還應手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午間是芍藥、彩菱這一起料理點心果盒。下晚有春燕、蘭生們打發上下筵席。都是井井有條，一絲不亂。

上燈以後，甄寶玉主祭。請鞠冷齋作司樽所，給老師做祭。

就在尚書的東宅裡做祭，請張鳴漢作大贊，吳可卿是陪贊，李爾賓為引贊，王又新作陪引。請林柳橋宣祝文，其餘進饌、進豆等項，都是各位親友。請鞠冷齋作了祝文。諸事停當，清吹班俱已伺候。請大贊們至靈前就位，兩宅內眷都在孝幔內看祭。

此時內外肅靜。張鳴漢高聲贊道：

啟幔(左右家人將靈桌前綢幔捲起)；司事者升堂行禮(司事人至靈前排班行禮，東升，西下)；序立；司事者各司其事；主祭者就位；盥洗(主祭者臨盥洗所)；省祭器(主祭者至司樽所省祭器)；行降神禮；設裳衣；瘞毛血；奠祝帛；行初獻禮(主祭者至靈前跪拜)；進匙箸；進芹韭；進饌；侑食(吹唱)；進豆(三人同上)；合樂(大吹)；行亞獻禮(主祭如前)；進茶點(二人同上)；進椒醬；進饌；侑食；進豆；合樂；行終獻禮(主祭如前)；進醢鹽；進蔬食；進饌；侑食；進豆(三人如前)；合樂；進燎；主祭者退；司事者亦退；掩幔(家人將靈桌前綢幔放下)。

祭作一半，眾人暫為歇息。花廳上擺設點心、茶果，祝筠邀請親友安坐，家人、小子們也分班歇息。裡面蔭玉堂後軒及寶書堂也都擺設點心。桂夫人同本家太太、奶奶邀著諸親各眷分席用茶。彩鳳專料理夢玉一人飲食事務。其餘秋瑞諸人跟著石夫人都是寶

釵、探春著人伺候照應。柏夫人對王夫人道：

「剛才悲悼之際，見甄門生主祭，哀慟之情見於顏色，怨不得你妹夫在日，於門生中最得意的是他。我今見他如此，由不得五中皆碎。」說著掩面嗚咽。石夫人同秋瑞、芳芸們這些媳婦俱淚流滿面，不勝悲感。王夫人拭淚勸道：「連日辛苦，正有幾天勞頓，身子要緊，兩位妹妹尚須節哀，以慰先靈之望。」

柏夫人們又掩面涕零。一會，王夫人道：「甄郎品行人才甚為鄉譽，鵬程雲路遠大可期。那天秋琴妹妹對老太太說作媒的話，我也想到這層，且過這幾天咱們再說。」柏夫人點頭。

聽見外面老爺們又要上堂作祭，裡邊太太、奶奶也俱散席，出來看祭。見張鳴漢、吳可卿至靈前作揖，仍向南分東西而立，聽著內外寂靜無聲，又高聲贊道：

啟幔(照前)；司事者升堂行禮(仍排班上堂行禮)；司事者仍各司其事；主祭者仍就位；上香；進爵；進時食；進時果；點茶；進時花；進玩好；大侑食；升堂合樂；進飯羹；宣祝文。

林柳橋捧著祝文由東而上，至靈前照剪子形凝步而走，轉到中間，朝上面跪下，抖起精神朗聲念道：

維聖人之年歲次丁丑十一月甲子之望，越二十有八日辛酉，門人甄寶玉謹以清酌庶饘致祭於大宗伯文端公先夫子之靈曰：

嗚呼！惟我祝氏，裔係瀟湘。英姿代出，世守琳瑯。黃岡淇水，嘉譽流芳。體魄結實，降生鸞鳳。嗟我夫子，奕世鬆篁。

虛心智慧，風雅慈祥。生來節介，美澤清揚。修容勁直，器宇軒昂。青衫解纜，黃甲騰驤。擁書萬卷，國瑞凝香。秩居宗伯，儀表龍章。使宣藩服，為國之光。正期執笏，綸贊廟廊。天何不眷，遽返帝鄉。典型在望，山高水長。追思道貌，涕泗茫茫。

果蔬致祭，來格來享。默佑後昆，奕世榮昌。嗚呼哀哉！伏維尚饗。

(念畢，站起照前走法，由西而下。)舉哀(主祭者與孝眷皆哭)；哀此；撤匙箸；撤芹韭；撤椒醬；撤醢鹽；撤蔬食；撤饌；撤茶點；撤時食；撤時果；撤時花；撤玩好；撤豆；撤飯羹；撤裳衣；撤爵；撤祝帛；撤燎；辭神(主祭者行禮)；燔燎；主祭者退；司事者亦退；掩幔；禮畢。

張鳴漢贊完，甄寶玉趕忙拜謝司事諸公。祝筠領著夢玉俱磕頭拜謝，又謝過甄寶玉。眾家人趕著各處換上第三次燈燭。

花廳上擺設席面，祝筠、梅白邀諸親友去消乏飲酒。

此時已三更天氣，西宅裡崇善堂的箴口也將次放完。芳芸、紫簫跟著石夫人先辭了過來，丫頭、媳婦們點著幾對素玻璃手照並素紗提燈，由如是圍慢慢過來。走到瓶花閣門口，見出進的人尚然不絕。石夫人吩咐進去歇歇，來到裡面，見探春、寶釵正在飲酒。石夫人道：「我來給你們道乏。」寶釵、探春們趕忙站起，讓石夫人婆媳坐下，說道：「照料不週，求孀子恕罪。」石夫人道：「我只聽見來的太太們都說辦的妥當，井井有條，不像老太太做生日，處處是人，鬧成一團糟。今日兩宅裡這些人，甚覺安靜，全是你兩個的調度，咱們家裡也找不出一個像你們的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怨不得剛才同寶姐姐到介壽堂，老太太說要請我兩個做內管事的，不回家去了。說是今日靜悄悄，一天也不聽見一個人言語。寶姐姐說，那是夏天，人人都在院子說話。像這樣怪冷的，誰不躲在屋裡去坐著，自然聽不見個聲音。」紫簫道：「咱們在這裡，倒耽擱了探姑娘們吃飯。」石夫人道：「真個辛苦一天，半夜也該歇歇，明日又要辦事，咱們還要到介壽堂去坐會子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同探姑娘伺候老太太睡了覺才過來吃飯。介壽堂院子早已關門，不叫進去。孀子身上不便，今日過於辛苦，家去歇歇罷。」石夫人點頭，領著芳芸、紫簫回承瑛堂去。

寶釵、探春趕著吃點子酒飯，剛才收拾完結，接著是桂夫人、梅秋琴同海珠姐妹們陸續都來道乏，去了一起又來一起。

王夫人著人來說：「太太已安寢，叫寶二奶奶同探姑娘不用過去。」柏夫人又差夢玉、秋瑞、珍珠、芙蓉東宅裡這些人過來慰勞。惟有惜春同修雲伺候柏夫人安寢不能過來。寶釵們又坐談一會，聽寒雞三唱矣，再三催著夢玉去睡。他坐著不動身，寶釵道：「好兄弟，這樣大冷天氣，眾人辛苦一天，你不去睡，他們都要伺候著，明日一早又要辦事，你快些過去換了修姑娘過來，我要關院子門。」夢玉聽說，只得同著珍珠們回東宅去。不一會修雲過來，彼此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各執事人照著點名辦事，一點不錯。這天是賈、王、薛、鞠各家公祭。賈蘭代王宅行禮。薛姨太太有寶釵相代。

眾太太請王夫人主祭。一切祭筵、果供、屏軸、匾對、豬羊都是寶釵、探春辦理，極其豐盛，華麗體面。鄭、顧諸位太太陪祭。諸執事姑娘、嫂子伺候妥協。王夫人上香獻爵，舉哀行禮，十分恭敬。內外人等無不贊歎。夜間請鞠冷齋主祭。這邊西宅仍舊日間唸經，夜間箴口。初一是各家公祭，晚間總鎮姜大人主祭。初二日鹽行各位太爺公祭。初三日鄭、汪、江、顧各至親作公祭。一連五晝夜，鬧的人困馬乏。請莫老太太同竺、鞠兩位太太陪著祝母在介壽堂照常起居，幸不辛苦。石夫人因身子不便，支持不住，勞乏成病。舉家著忙，連日服藥調理。老太太吩咐派汝湘、九如在承瑛堂相伴，不許石夫人輕出院門。

初四日內外人等暫歇一天。晚間孝子主祭，熱鬧了一夜。初五一早發引，辰刻起材。那執事、幡傘、香亭、誥敕由大門口一直擺出城外，比菩薩出會還要熱鬧，驚動滿城男女，堆如山積。

寶釵、探春將宅裡事務料理明白，五更天領著各執事姑娘、嫂子們先到墳上。已預先搭下內外帳房，男女親友起坐之所，內外廚房。寶釵們各處看過一遍，正待回身，聽見有人叫道：

「寶姐姐們來的好早。」寶釵回頭，見是甄寶玉隨同著探春，彼此見禮。甄寶玉道：「兩位姐姐連日辛苦！」寶釵道：「向來慣常，不覺勞乏，兼之執事諸人都還應手得力，倒不過心勞身逸。不知外面如何？」甄寶玉道：「外面之事難於內裡。我雖總理喪務，惟有錢銀出入概不經手，所以責重怨輕。數日以來，倒還妥協。聽見寶姐姐們口碑載道，贊揚不絕，兄弟實覺慚愧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同探姑娘五日京兆就有這些德政，明日卸事定要脫靴。」甄寶玉不覺大笑。探春道：「天已大亮，休說閒話，內外各去料理罷。」甄寶玉笑辭出去辦理正務。

寶釵、探春發放完畢，吩咐姑娘看著帳房，兩人帶著幾個丫頭到後面要瞧瞧野景。無如一帶都是蘆葦布棚圍住。探春道：

「叫個人進來，將那邊小布擋子解開一邊，就可暢觀。」寶釵點頭，差丫頭去叫進祿來解開布擋。兩人看那疏林衰草，冷霧迷離，茅舍荒村，寒煙縷縷。寶釵歎道：「我同你過了些繁華境遇，看見的無非錦繡春光，而今轉眼皆空，不堪回首。今日對此天然圖畫，真是大塊文章本來面目。始覺當日紅樓一場春夢。」探春歎道：「大觀園自海棠一社之後，閨中良友日見凋零，我姐妹們又皆星散，林姑娘一死以後，全無佳景矣。後來我回家那一磨兒由大門一直到上房，覺著滿眼淒涼，不知是個什麼緣故。誰知我今日又弄的形單影只，毫無生趣，不如借姑娘將來倒有後福。」

寶釵點頭，正要回答，後面有人叫道：「這樣寒冷，怎麼兩位姑娘在此擋風？」寶釵們回頭見是周大奶奶，忙問道：

「喪事到了嗎？」周家的搖頭道：「早著呢。因玉大爺走不動，老爺吩咐執事叫走的很慢。剛到城門口兒，聽說朝廷差官致祭，又賜什麼御祭、御葬，這會兒都到按官亭去迎接欽差聖旨去了。」

橫豎末了兒那乘轎子出城總要上燈時候。那街上擠的那有一點空兒，我實在悶的慌，繞著道兒先來照應。到了內帳房，姑娘、嫂子們說兩位姑娘在這裡瞧野景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想著還早呢，同探姑娘來瞧個寒林落木同那些敗草荒墳。」周家的不覺一陣傷心，流下淚來，用手指道：「轉過那鬆林後面，就是婉貞的墳墓，那邊樹林裡有煙起來的是接引庵。」寶釵不勝傷感，說道：「原來婉姑娘墳墓就在此間。等過了明日，我再給他上墳，今日先著人去奠杯清酒，燒張紙錢。」周家的趕忙致謝。

寶釵叫進祿來先將擋子拴好，還有話說。進祿答應，拴上擋子，到內帳房前伺候。寶釵說道：「我有幾樣菜，你叫個人挑著，外帳房要幾掛白錢、銀錠，你同著榮貴、周大奶奶到他姑娘墳上去，代我祭奠一番。」進祿答應，忙到內廚房要了酒菜，叫人挑上，外帳房取白錢、銀錠，掛在擔上。榮貴同周大奶奶坐上轎子，到婉貞墳上供飯奠酒，代主人致意拜祭不提。

且說甄寶玉料理完畢，正在盼望，見個家人忽忽走進帳房說道：「老爺叫對大爺說，趕著中間辦個奉恩亭供設聖旨，要擺香

案，另備欵差起坐之所，都要趕著就辦。」甄寶玉聽說，叫了幾個辦事家人商量，立刻傳彩結匠，在大棚中間搭一個大八角彩亭，有些能乾家人也幫著動手，一會兒工夫辦理妥當。

此時，男女親眷跟著喪事出城之後，又走過數里，到那空闊地方，都趕著冒上前來，先到墳上。王夫人們也要先來，以便接待親友。幸虧寶釵們諸事停當，將各棚內大小火盆添的大旺，到處暖氣騰騰，也忘卻數九天氣。探春同寶釵商量道：

「日子甚短，已交午錯，喪事還得一會才來，何不請來的太太們先吃早飯，可以不必拘於成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通融辦理，很可使得。」就著聽差的去知會各陪客的太太們，一面吩咐廚房裡發對牌領上下席的早飯，又著人知會甄大爺，外面也一體照辦。所有墳上一切工匠人等，因天氣寒冷，每人都先賞酒飯，令春吃飽伺候。內外人等無不歡悅。男女親眷在轎裡凍了半日，都有些支持不住，陸續冒過喪事，十有八九先來墳上。熱酒熱菜，人人歡喜，俱極贊管事人辦的妥當。

裡外吃過酒飯還等了一會，日已平西，喪事才到。一齊都至棚內，祝筠們先請聖旨、祝文、御賜物件，俱供在奉恩亭內。

設了香案，磕頭謝恩。將尚書們兩口靈柩，各在金井前安設，擺上祭席，內外親戚本家拜祭一番。柏夫人領著夢玉、惜春、秋瑞、珍珠、芙蓉在尚書墳上回禮。祝露那邊是芳芸兩個媳婦同著修雲、汝湘、九如三人幫著回謝。只有海珠、掌珠奉老太太之命在家陪伴石夫人，不來送殯。

且說這送殯的男女親友到墳上拜奠之後，看見天色漸晚，有些明日有事不來送葬的，有些必得回去明早再來的，有些可以在城外過宿的，彼此紛紛告辭，轎馬喧闐，去了大半。欵差的那位翰林院待詔程大人公館就在城外，祝筠差家人們過去伺候，又送了極盛酒席，預備兩幅全執事，都是八抬大轎：一處是明早接欵差大人到墳上宣讀聖旨祭文；一處是請紫陽書院掌教老師，原任光祿寺大堂孫大人明早祭后土。

諸事料理妥當，大棚內外點上燈燭，擺設酒席，邀請親友坐席飲酒。夢玉因連日辛苦，又兼著今日長走到墳，身子疲乏撐持不住，昏昏沉沉只想要睡。柏夫人們心焦著急。寶釵趕著煎人參淡湯給他吃了一茶杯，叫他安睡一會。眾人席散之後，已是初更天氣。一鉤新月，四野凍雲，寒鍾斷續，鬆影迷離，諸人只覺得冷風削面，寒氣逼人。祝筠叫知會內外帳房，說是夜長風冷，一切伺候工匠人等夜間多添一頓酒面，多給炭火。

這些男女親友下棋飲酒，看牌說話，睡覺各隨其便。寶釵將綉綾緞被褥揀三四十副發交外帳房收用。內裡太太們有不能坐夜的，另有繡衾錦褥，早已鋪設停當。如柏夫人、王夫人、梅秋琴、桂夫人及諸奶奶們都是各帶自家鋪蓋，隨便安歇。

夢玉睡了一會，總覺有些昏沉。各位夫人、奶奶都有些心焦。柏夫人道：「須得吃服安神藥才好，剛才吃了參湯還是這樣，怎麼好呢？」芳芸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寶姐姐身上有件寶貝，上回夢玉昏迷曾經醫好，我瞧這光景，還是寶姐姐的那件寶貝比藥還靈。」柏夫人聽說，連忙請寶釵來說知此事。王夫人問道：「你身上有件什麼寶貝？我倒沒有知道。」寶釵道：「什麼寶貝，就是那個金鎖。」說著剛解了下來，眾人聽見鏗然一響，有道白光撲到夢玉身上，寂然不見。夢玉霎時清蘇，眾人十分驚異。王夫人想起前情，不勝悲感。寶釵、珍珠更覺傷情。探春知道母親悲傷之意，說道：「寶姐姐你方才給誰上墳？也不對太太說。」寶釵會意，對王夫人道：「誰知周婉貞姑娘的墳就在這裡不遠，剛才差榮貴去給他上墳燒紙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怎麼周姑娘的墳也就在這裡？」秋瑞們答應道：「此間離接引庵不遠，婉貞姑娘墳地去庵不過兩箭來路，這裡過去不上半里遠近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相近，我們今日又與他一宵作伴，不可不奠杯清酒，以慰幽魂。」隨著人去叫茗煙進來，說道：「差你取壺好酒，要些紙錢香燭，到周姑娘墳上，代我奠酒祝贊，說我在金陵知道姑娘凶信之後，至今傷悲不已。前日在接引庵唸經，不知姑娘可曾知道？我今日在城外送葬，又差你來致祭。」茗煙答應，去婉貞墳上奠酒致祭。周惠夫妻知道，趕忙兩個進來磕頭叩謝。夫人們又坐談一會，見夢玉清爽好些，彼此放心。王夫人們都因連日勞乏，支持不住，各人暫為安歇。探春、寶釵、珍珠、芳芸這些姐妹俱要照應那不睡覺的親友，這一宵身心俱不能安逸。茗煙進來銷過差使。時當夜半，風冷霜寒，伺候的嫂子各處添上炭火，又換過燈燭，各處香爐熱灰裡面添上些沉香餅，正是香煙裊裊，春暖良宵，何曾有郊外風寒之苦！

王夫人因十分勞倦，剛沾枕褥，早已沉沉睡去。耳內微聞有人說道：「鳳二奶奶要見太太。」王夫人急忙坐起，果見鳳姐兒滿頭珠翠、金冠玉鳳，十分妝飾。身上穿著大紅蟒襖，腰繫羊脂玉帶，錦裙繡履，站在牀前說道：「多蒙太太惦記，屢次沾恩。今日又荷一杯致奠，九泉之下，飲骨醉心，親自過來拜謝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在那裡？我總找你不見，要同你商量回南之事。寶兄弟又不回來，怎麼好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大觀風景已往，休提生前不了的三般罪孽。蒙太太同璉二爺都給我解冤釋結，萬緣金佛，功德無窮。原本脫離地獲，就可回歸本境，因與賈瑞結下一段惡緣，孽果必須了結，是以他轉鍾晴，我是婉貞，若非一念堅貞，幾乎又入鬼門關裡。冥王以我守貞死節，上達天聽，奉玉旨令我生長名門，得夫封誥，享人間富貴。我兩世一身，均霑太太恩庇，今日寶妹妹同太太兩回贈奠俱已拜領，特意過來謝謝。金陵十二釵盡歸了寶兄弟，又都在太太的眼前。巧兒之事我深感平兒，將來他自有好處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你常來同我說說話，別只躲著不見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陰陽間隔，如何得能常侍慈顏？但轉眼之間太太就可見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在那裡？我好找著瞧你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閉著眼睛等太太叫著我的名字，我才開眼。」王夫人點頭，又要問他說話，只見火光燭天，人聲鼎沸，金鑼火炮，駭人振耳。鳳姐大驚道：「不好！」往外飛跑。王夫人站起來大叫道：「鳳姐兒，等我同走！」耳內聽見有人叫道：「太太，我們都在這裡。」王夫人回頭一望，見寶釵、探春、惜春、夢玉、珍珠、巧姑娘都站在牀前。王夫人還含糊問道：「鳳姐兒在那裡？」寶釵道：「請太太吃過參湯，定一會再起來。」王夫人聽說，心中知道剛才只是夢中相會，隨接了寶釵的參湯用過。正要問話，忽然火炮喧天，鑼聲大振，王夫人大驚。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